



□ 李田清

跨越重洋的团聚

德国小城乌尔姆的春天来得晚，四月的风还带着几分寒意。

站在女儿家的窗前，眺望远处，阿尔卑斯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。触景生情，我不禁想起女儿小的时候，总爱趴在我肩头，指着窗外的云朵问：“爸爸，山的那边是什么呀？”

那时，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多年后，她会翻过那么多座山，漂过那么宽的海，来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工作和生活。

回首往昔，女儿十五岁那年，便远赴省城读高中，踏上逐梦的漫漫长路。

临走那天，她背着塞满书本的旧书包，站在车站朝我们挥手，阳光把她单薄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。

那是她第一次离开家，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“揪心”。

后来，她远渡重洋奔赴德国留学，地图上那遥不可及的距离，在无数个无眠的夜晚无限拉长。我守著手机，盼著那跨越时差、跨越重洋的平安消息，脑海中浮现的是她在异国街头迷茫问路的模样，是她埋首图书馆、与孤灯相伴的身影。

后来，女儿不负所望，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，顺利进入华为——那家承载着无数国人骄傲与梦想的顶级企业。

看着她身着干练的职业装，自信飞扬的模样，往昔那如影随形的担忧瞬间烟消云散，化作了欣慰的泪花。

三年职场磨砺，她不仅事业有成，荣获“最佳新员工”称号，还收获了美满的婚姻。

女婿是在斯图加特大学留学的同窗，也是在知识海洋里乘风破浪的青年才俊。此刻，

女婿仍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，距离虽远，两颗心却紧紧相依。

为了爱情和家庭，去年女儿毅然辞去国内令人羡慕的优厚工作，再度踏上德国那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，应聘到了一家叫TDK-Miconas的科技公司工作。

从此，我们与女儿的距离又变得遥远起来。

两年的分离，思念如疯长的藤蔓，在心底肆意蔓延。无数次，我站在女儿的房间门口，看着她小时候的照片，回想着过往的点点滴滴。

终于，在女儿的邀请下，我和老伴飞越重洋，踏上了这场期盼已久的探亲之旅。

十几个小时的飞行，漫长而又期待。当飞机缓缓降落在慕尼黑，我的心既激动又紧张。走出机场，远远地就看到了女儿和女婿的身影。

女儿穿着一套浅灰色运动套装，笑容灿烂，和记忆中那个小女孩的模样渐渐重合。女婿则站在她身旁，热情地向我们挥手。

异国的风拂过面庞，暖意如春，血液于水的亲情在空气中静静流淌。那一刻，所有的思念和牵挂都化作了泪水。

在德国的这段日子，每一天都充满了温馨与感动。

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做饭，面包的香气、咖啡的醇香，弥漫在整个房间里，温馨而又幸福。女儿还是和小时一样，喜欢下厨，她做的每一道菜都色香味俱全，让人垂涎欲滴。

我们一起逛街，漫步在德国的街头巷尾，感受着异国的风情。

她指着哥特式钟楼，向我们讲述其沉淀百年的厚重历史；她驻足红砖墙老建筑前，细说这里从旧时

文艺副刊

2025年5月15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:杨玉婷 校检:王 忠 E-mail:qdnrbfk@163.com

5版

□ 高传华

母爱如山

居所三迁孟母称，精忠一刺报国门。
截发筵宾封坛退，粗茶淡饭守节贞。
荻杆作笔沙作纸，颜尊如兰礼如伦。
千古贤后孝庄立，满门忠烈百岁征。

□ 吴中峰

为“村”字牌叫好

“村超”

蹴鞠竞技争高下，红蓝拼抢炫头功。
小城美名响四海，大地劲吹和谐风。

“村BA”

苗岭台盘一夜红，竞技篮球氛围浓。
拼抢不为争第一，健体强身乐无穷。

“村T”

T台原是赛美地，盛世不缺走台人。
农人农具齐上阵，享誉海外妇孺认。

“村歌”

开嗓自始即能唱，农事闲忙歌绕梁。
侗歌响彻海内外，苗山侗水美名扬。

□ 龙俊成

高阳台 肇兴侗寨

五鼎杰阁，千家侗寨，花桥流水田园。
童叟成群，朝耘地夜织棉。
大歌神韵来天外，稻鱼香，极尽清欢。
最和谐，身在桃源，乐在天然。

销魂更待黄昏后，渐星寥月满，风软云闲。
如此良宵，肯将分付孤眠。
行歌坐夜缠绵会，闹鼓楼，歌女弦男。
遇知音，未竟衷情，斜月依山。

□ 刘燕成

寻访羊排

春风初起时，通往羊排的山道便浸在馥郁里。各色山花沿着蜿蜒的小径铺陈开来，远望去，恍若将缀满星辰的夜空揉碎了，洒落在苗岭褶皱间。黛青色的村落宛如古老的磨盘，静静镶嵌在层峦叠嶂中，连时光的脚步都不自觉放缓。村庄四周，油菜花如金色的潮水漫溢，在春光里翻涌，将天地染成一片璀璨。风似通晓万物的灵者，轻轻掠过山野，吹散了残冬的雪意，唤醒沉睡的草木。于是，巍峨的苗岭大地，便在这温柔的吹拂中，一寸寸褪去寒色，重焕生机。

我与羊排缘分，始于赴黔东南州丹寨县参与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。这方天地，是山水浸润的世外桃源，亦是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少数民族传统村落。风语中，羊排意为“做活路不会累”，虽仅辖1个自然寨、3个村民小组，却聚居着百余户近千苗族后人。

漫步羊排古寨中央，马家大院群、马家公馆与马家银库等古建筑巍然矗立。秀美的花窗上，阴阳鱼仿佛仍在流转，诉说着往昔的繁华；坚硬的马头墙上，梅花孔密布，阳光穿过，在幽深的院落里洒下斑驳光影，暖意氤氲。

入春后，云上丹寨烟雨朦胧，龙泉苗岭褪去冬日的蜡黄，渐渐泛起嫩绿。田野间，金灿灿的油菜花簇拥着村庄，羊排的村民们披着蓑衣，踏入田间，开始翻土备耕。稻田那头，耕农悠长的吆喝声穿透山谷，在云雾间回荡。古寨里，层层叠叠的木楼依山势而建，一阶阶向半山腰延伸，修长的吊脚楼悬于青石巷尽头，宛如一首立体的诗。羊排自古便是交通要冲，寨头那座圆柱形碉堡，历经岁月侵蚀，墙体爬满青苔，杂草丛生，累累弹痕诉说着曾经的烽火岁月。它如忠诚的卫士，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。暖阳倾洒时，羊排仿若蒙上一层柔光。俊俏的苗家姑娘和媳妇儿们，倚坐在吊脚木楼二层的闺房外，细语呢喃，时而笑声朗朗，时而静默无声，仿佛在编织着独属于她们的温柔故事。苗家女子擅蜡染、精刺绣，家家户户的美人靠上，晾晒着五彩斑斓的染布条与绣片，风起时，它们轻轻翻卷，灵动之姿胜过草原上的经幡。

丹寨籍著名苗族作家韦文扬先生曾对我说：“羊排，就该是这样的美，才对得起它的厚重。”与韦先生多年的忘年之交，情谊深厚。寻访羊排的路上，他镶嵌的拐杖敲击着青石山道，那细碎的声响，如古老的音符，飘落在马家大院幽深的角落，久久萦绕心间，成了我记忆中难以磨灭的回响。

□ 甘典扬

登山杂记

周末，天气久冷放晴，艳阳高照，春色无边，正好爬山登高。

沿着城边永灵山石阶步道且行且观，沿途登山者络绎不绝，呼朋引伴，好不热闹。登山队伍中最多的还是家长带娃爬山。大人、小孩的手机似乎被雄伟壮阔的大山和明媚春光所屏蔽，平时不离手的手机也换成花花草草、枝丫棍棒，看到小孩疯劲和快乐，才能真正理解到什么是出笼的小鸟，他们眼里有春光。我想这就是大自然的神奇力量，什么手机网瘾、忧郁焦虑，家长、孩子的对抗情绪，在大自然的美好面前和亲密接触下，什么都能治愈。

登山步道后程全是社会热心人士自发修建，石板、碎石块简单铺就，距离很长，且岔道多条，迂回包抄，给人更多风韵。

登山途中，偶遇朋友和几个孩子，大家正好同行。开始，因为和孩子不熟悉，孩子们也略有拘谨，随后就一路叽叽喳喳，蹦蹦跳跳，像极了正在争抢暖树的小鸟，快乐在空气中传播。

今年初春的天气一直阴冷，山林间仍旧残留着冬天气息，野草枯黄，落叶满地。阳光穿过树枝，洒在马尾松、杉树的枯枝黄叶上，光影斑驳间，让林间小道别有一番野趣之美。

一路登山，天空不时有鸟儿迅疾掠过，不远的树丛中也有小动物窸窣窸窣活动的声响，却不给我们看清楚它们是什么，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，我们是造访者。

孩子们活泼可爱，其中一个朋友的孩子，所以对她也格外关注一些。她开朗活泼，小眼镜下透着机敏。林间小道上，她扒开厚厚的松针、枯叶，问我她找什么，她笑嘻嘻地说找蕨菜。问她找到没，她说没有，语气中有失望。我说你打个记号，再过一周又来看看，就会有有了。

她扶了眼镜，瞪大眼睛说：真的？那我下周还来找。

我逗她：周末你不玩手机啊？下次还有空来？

她讪笑着说：玩，平时家里又不让我玩，周末就想玩下。

□ 杨胜章

嘎百福《搬出大山幸福来》的艺术多维解析

苗族人民在黔东南地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，嘎百福便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。作为苗族口头传统的重要载体，嘎百福不仅是一种娱乐形式，而且是苗族历史、伦理、审美观念的集中体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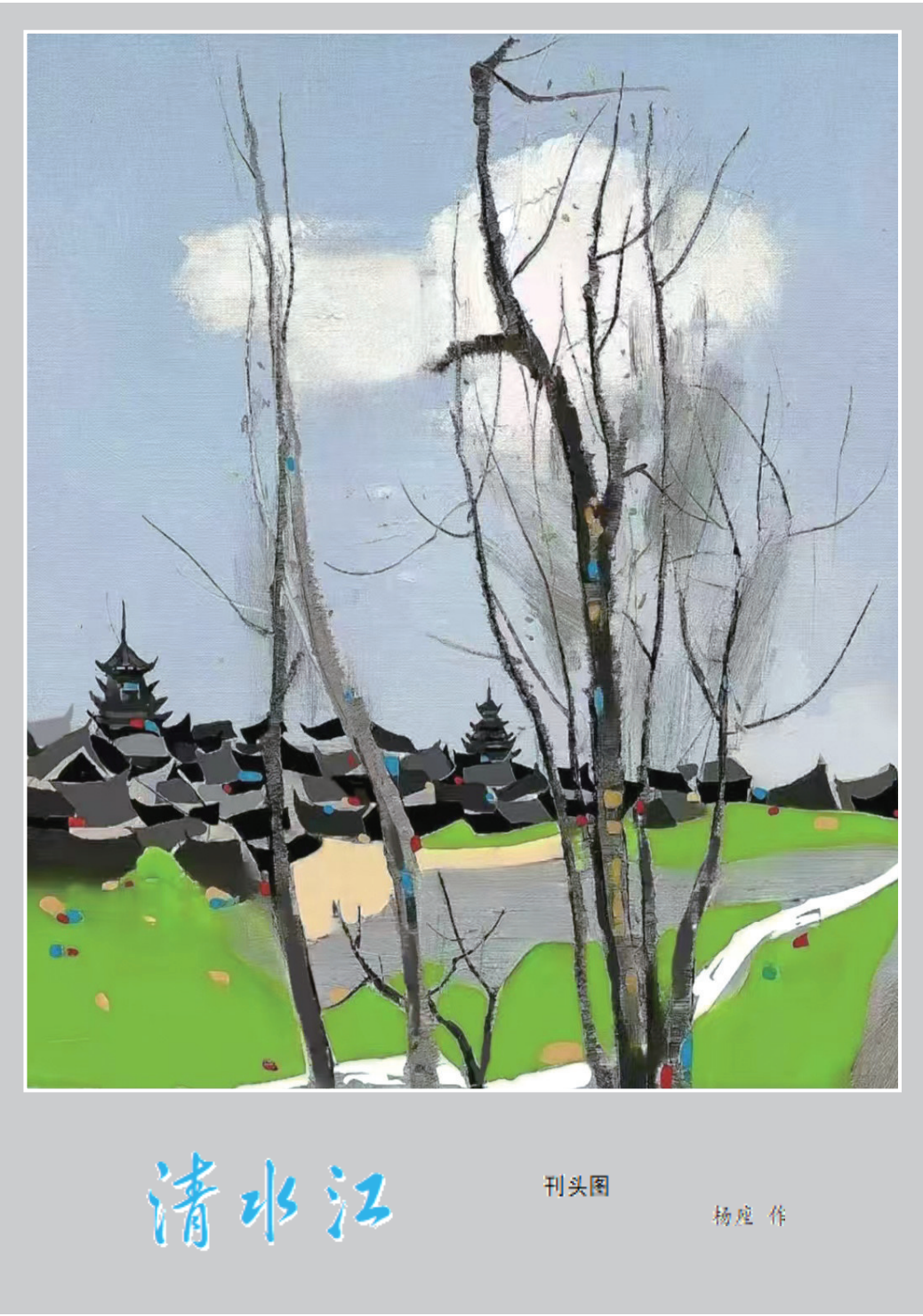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嘎百福《搬出大山幸福来》的当代演绎

(一)传统基因的赓续。嘎百福《搬出大山幸福来》是黔东南州戏剧曲艺影视家协会近年来创作的嘎百福经典作品之一，主要以凯里市易地扶贫搬迁为背景，讲述苗族妇女杨美一家人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政策，从农村搬迁到城市，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办厂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故事。该剧以散文体的说白推进情节，以五言韵文强化抒情，形成叙事张力的节奏性起伏。如“男甲”的唱段：“老家虽说在山里，毕竟住了几代人/好不容易修了房，故土不舍又难离”，以质朴语言传递移民群体的复杂心绪。演员通过声腔转换塑造不同人物，如“女甲”既扮演杨美，又以旁白者身份串联剧情，体现嘎百福“说唱一体”的表演特征。在传统嘎百福“说古唱今”的框架内，创作者植入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当代叙事，完成了从“祭祀艺术”到“民生艺术”的范式转换。

(二)形式创新的美学。嘎百福《搬出大山幸福

来》的韵散结构呼应着苗族迁徙的历史节奏——散文叙述如长途跋涉的艰辛，韵文演唱则如在新家园安顿的喜悦。四角色配置暗合苗族“四方”宇宙观，男甲女甲的冲突线代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，男乙女乙的合唱部则象征社区共识，突破了传统嘎百福“智者—民众”的二元结构。

(三)叙事程式的转码。与传统嘎百福“溯源—受难—解救”的固定套路不同，该剧开创“困境—抉择—成长”的新叙事模型。一是政策线，通过杨美之口，将易地搬迁、技能培训、产业扶持等政策具象化为“安置房结实宽敞”“政务大厅一站式服务”等细节，使抽象政策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场景。二是情感线，杨美与张志祥的夫妻矛盾，折射出搬迁群众“离乡”与“留根”的心理冲突。剧中“男女平等当一回家”的台词，巧妙融入性别平等议题，赋予传统叙事现代意识。剧中“死脑筋”丈夫的塑造颇具深意，看似保守的角色实际承担着文化缓冲器的功能。“树挪死”在原语境指代迁徙风险，剧中通过女甲的唱词延伸出“挪活要靠电商直播”的新解。最具突破性的是对“家”概念的重新定义。传统



唱本中“九代同堂”的吊脚楼意象，被置换为“三室两厅”的安置房空间叙事。

二、从文化标本到社会触媒

(一)产业融合的“双螺旋”模型。嘎百福《搬出大山幸福来》在黔东南地区引发的连锁反应构成独特的“艺术—经济”双螺旋结构。截至2024年底，以该剧目为蓝本发展的“非遗工坊”已孵化出17个衍生品牌，形成“前店后厂”的新型业态，有的品牌还在‘村超’‘村BA’‘村T’上展示。杨美带动社区移民群众近200人就业，人均年收入增加约1.5万元。

(二)传承机制的量子跃迁。“双语传承人”计划开创了人才培养新范式，要求学员同时掌握苗语唱腔编码和数据分析，开发的“嘎百福数字基因库”，运用机器学习技术对传统唱腔进行解构重组，已生成符合年轻审美的21种新唱腔变体。

三、黔东南曲艺突破

(一)类型学意义上的突围实验。在黔东南多元文化共生带中，嘎百福《搬出大山幸福来》呈现出独特的“跨界态”。时间维度上，该剧创造性地压缩了传统嘎百福“三天三夜”的展演时长，采用“15分钟单元模块”（调查显示现代观众注意力集中阈值为17分钟）。每个模块包含完整的“起承转合”，如剧中“搬迁争议—培训创业—订单高潮”三幕剧结构，实则是三个独立成篇又环环相扣的叙事模块，“碎片化完整性”与当今短视频的传播逻辑不谋而合。

挑了新鲜鸡肉和蔬菜。回家后一头扎进厨房，切鸡肉、煮配菜、调汤汁，捣鼓了大半夜。

野炊时，她端出一大盆钵钵鸡，红亮的汤汁里泡着鲜嫩的鸡肉、脆爽的藕片，勾得人直咽口水。同学们尝了一口，眼睛都亮了，不停地说道“绝了!”“这手艺能开店了!”

听到这此起彼伏的赞叹声，我忽然想起，她小时候，总爱系着小围裙在厨房捣鼓，如今这个曾经的小丫环，早已成了留学圈里人人称赞的“美食能手”。

昨天，是女儿的生日。一大早，老伴就系着围裙在厨房忙活开了。她一边忙碌，一边念叨着，虽然在国外，闰女的生日也要热热闹闹过。不多时，厨房里便飘出阵阵饭菜的香气，那是家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。

这时，女婿笑盈盈地捧出一个精美的蛋糕，女儿亲手插上蜡烛，火苗“噗”地蹿起来，暖烘烘的光一下把整个屋子都点亮了。

熟悉的生日歌旋律缓缓响起，轻快而温情，仿佛是岁月酿就的佳酿。女儿缓缓闭上双眼，虔诚许愿，跳动的烛光温柔地映照着她的脸庞。“许好愿啦!”不一会儿，女儿慢慢睁开眼睛，眼眶微微泛红，声音带着明显的哽咽，一旁的女婿见状，立刻温柔地揽住她的肩膀。

我也忍不住童心大发，调皮地用手指蘸起奶油，轻轻抹上女儿的额头。当指尖触碰到她脸颊的那一刻，我的心猛地一颤，那个曾经总爱躲在我身后，需要我百般呵护的小女孩，如今已长成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了，而岁月的痕迹也悄然爬上了我的脸庞，不知不觉间，已将我的鬓角染白。此刻，夜色已深，乌尔姆的街道渐渐安静下来。我坐在女儿家的窗前，看着窗外闪烁的灯火，内心满是温暖与满足。

探亲的日子还在继续，我不知道未来还会有多少这样相聚的时光，但我会将这些美好的回忆深深铭记在心底。也许有一天，当我再次回忆起这段在德国的日子，依然会被这份浓浓的亲情所温暖。